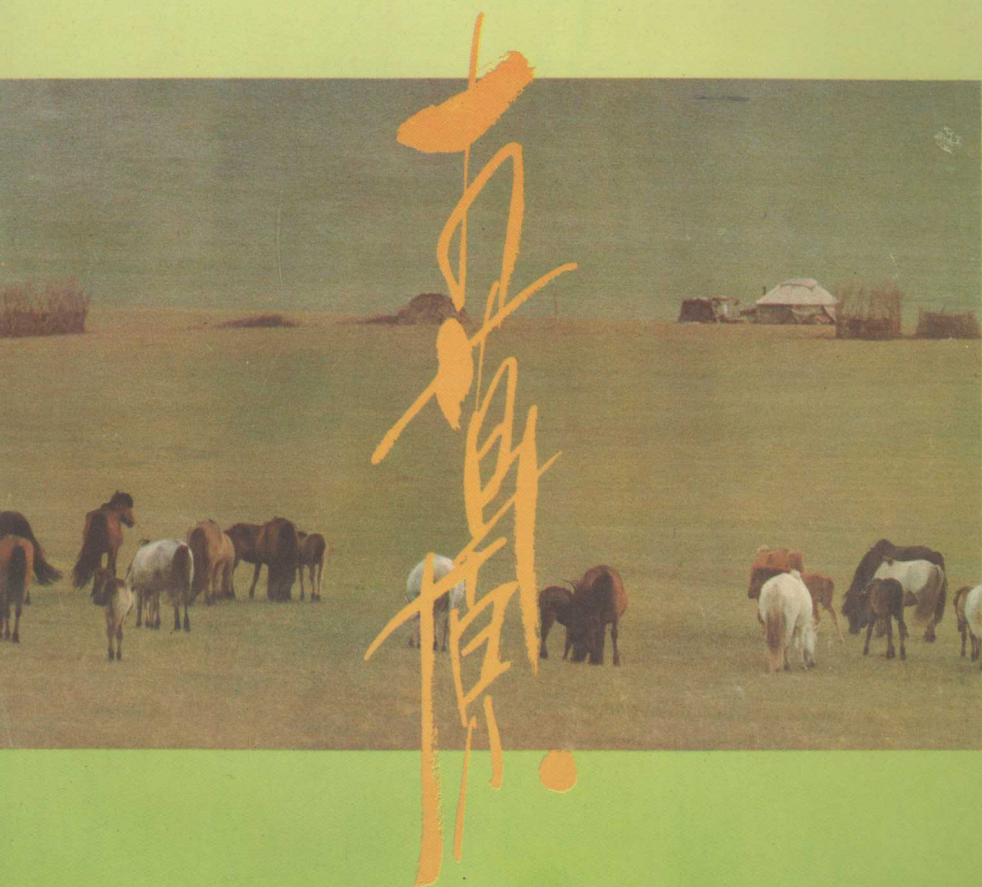


张燕玲 著

大草原

● 玛拉沁夫论



民族出版社

大 草 原

——玛拉沁夫论

张燕玲著

民族出版社

(京)新登字154号

责任编辑:卓日格图

封面设计:忠 东

大草原

玛拉沁夫论

张燕玲著

*

民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地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4.75 字数:100千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定价:3.00元

ISBN 7-105-02147-0/I·501

(汉96)



本书作者与玛拉沁夫

風勢越來越大，湮滅他所有的希望中：他完全看不見有什麼道路了。孤雁還在天際中哀鳴……

沙克蒂爾一下子坐到馬鞍上去了。他決意不用回頭，直奔五台山去了。五台山：他將在那裏尋求勝利和，在那裏忘却一生中所有的歡樂與痛苦；他想在那裏尋找那一片超脫人世的淨土，求得心靈的平靜。然而，事實上即使他到達那兒，他什麼也不會忘却，什麼也不會超脫；因為什麼也尋找不見，什麼也求得不到！他——察哈爾草原最大的牧主，只能在五台山那明暗交替的晨數著鐘中，一步步走向自己的末日，自己的坟墓……

瑪拉沁夫 手 迹

序

吴重阳

吾师曾言：评论历史上故去的作家，如杜甫，如李白，我说他好，他不来表示赞同，我说他不好，他也不会站起来抗议。评论现代的健在的作家则不然，你刚说了一句，也许他（还有相关的人）便会从你身边站出来，提出褒贬或意见来。先生此言，意在说明评论和研究现当代作家之难，更要求论者有相当的胆识。当年，先生不正是以他独具的慧眼和胆识，率先开拓了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而成为中国现代

文学史研究的拓荒者吗？而他的大作《中国新文学史稿》也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的奠基石。

这是我看到张燕玲同志的书稿《大草原——玛拉沁夫论》的最先的感想。

论玛拉沁夫的创作这一专题，我是早在几年前就想要写的。这不仅因为玛拉沁夫是我的老朋友，对他的生活道路、创作思想、作品意义和艺术追求有较为充分的了解和掌握，主要还因为，玛拉沁夫的创作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乃至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这一不容忽视的事实。研究和探讨玛拉沁夫的创作，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独特意义。我就此也曾写过一些零散文字，虽不敢说有深刻见解，但也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但系统的专论我却至今没有写出。相比之下，真使我不能不感佩《大草原——玛拉沁夫论》作者的勇气和胆识。

其实，一个作家，总是以他的作品而奠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而作品是客观存在，它一旦问世，便不以它的创作者为转移。我们过去的那种“因人废言”和“因言废人”的作法不是被证明是不科学的、错误的吗！而且，对于作家作品的评论和研究，又自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认识原不会划一的，但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都不失为一家之言。

我以为，《大草原——玛拉沁夫论》一书正是很有份量的一家之言。它把作家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总体背景下，以其代表作《茫茫的草原》和《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等草原风情小说的细致而富有诗意的分析，准确和中肯的论证了作家作品在蒙古族草原文学发展上的开拓意义，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独特贡献。这充分表现了作者可贵的广阔的文学史的视野和对作家作品的宏观

的整体把握。这对一个青年文学评论者是多么不易！

而况作者还是生活在广西的一个青年文学工作者。

广西属于南疆，内蒙却是北国，且不说百越文化与草原文化背景的差异，即如天南地北的地理距离，该给写作者平添多少困难。无论环境的考察，资料的搜集，作家的访谈，作品的掌握，等等，都需要一件件地去亲自做。我并没有了解作者写作的整个过程和具体困难，但摆在我面前的材料丰富、见解独到的书稿，我确实看到了作者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记得最初认识张燕玲，是1987年，在南宁举行的中国当代壮族文学讨论会上。作为地主之一的与会者，她不时跑前跑后地为大家服务。所表现的活力和热情，很得大家好评。当时她已在《广西文学》任编辑（负责文学理论专栏，并在一所成人高校主讲中国现当代文学课）。交谈中，我知道她常写点评论。而对少数民族文学表现的特别的爱好和热忱，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以这样年轻的活力和挚着，定然会做出成绩来的。果然，此后便不断看到她的文章在报端刊载。现在，以十几万字的专著置于我的案头，而写的又是玛拉沁夫，却又着实令我一震。在赞赏她的胆识之余，也为她的勤奋和刻苦而深深感动。我相信，以这样的努力，张燕玲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民族文学评论专著来。

感谢作者让我为其书作序，使我又有一次向年轻朋友学习的机会。以上所写，不知能算“序”否？

目 录

序	吴重阳 (1)
第一章 中国草原文学的开拓者	(1)
披荆斩棘的拓荒者	(4)
“迷上了肖洛霍夫”	(9)
第二章 草原之子	(14)
穷孩子	(15)
万马军中一少年	(16)
越过草原的跋涉者	(19)
第三章 《茫茫的草原》	(27)
蒙古族的一代诗史	(28)
真正的蒙古族人	(31)
草原风情	(37)
历经劫难重续下篇	(44)
在论争中更放异彩	(50)

第四章	散文化的短篇小说	(55)
	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谈起	(57)
	草原风情小说系列	(62)
	“攀登文学高峰”	(67)
	散文化的哲理小说	(73)
第五章	性灵深处的哲理	(78)
	以心用诗谱写展履声声	(79)
	散发于异域的哲思智性	(86)
	真的文字真的至友至情	(95)
	少数民族的诗化散文家	(98)
第六章	多重意义的文学贡献	(105)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者	(107)
	剧作家	(119)
	报告文学家	(125)
	玛拉沁夫主要作品篇目	(129)
	跋：夏季远去	(138)

第一章 中国草原文学的开拓者

我们内蒙古作家，还想共同努力，在祖国多民族的文学园地上，创造一个草原流派。让我们每个人保持自己的风格的同时，在我们内蒙古作家的作品中共同散发一股浓郁的草原气息。

——玛拉沁夫《谈创作的准备》

每个地方的生活存在是独特的，文化背景与世态心理也是独特的，构成艺术就是地方色彩。大作家的作品每每和他的故土地域不可分，哈代怎么离得开威塞克斯小镇？福克纳在约克纳帕塌法县的杰弗生镇“创造出一个自己的天地”，果戈理的第聂伯河流域的小俄罗斯的美；鲁迅的绍兴，老舍

的北京，沈从文的湘西，孙犁的白洋淀……还有不少“少小离家”，根扎他乡的，只要他写活这个地域里的人与事，同样会闪烁出迷人的地方色彩。你看，高更、梵高这两个精神境界极高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就已经与那块他们流浪而至的土地不可分了。南太平洋塔希蒂岛为高更彩笔下的土著妇女抹上了一层咖啡色，以及碧海青天、椰林蔽日的热带风光。而法国南部曼皮列的火热气候，不但损害了梵高的身体，也熏出了梵高画布上令人眩目的明亮色彩。

是的，“作家的起点就在脚下”（胡风），只要你扎根于此与之一同呼吸共命运，深掘出这块土地的文化背景与世态心理，就一定能冲进艺术的风景线上。这对于民族作家尤有意味。“民族的，世界的”这个老题目，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与这地方色彩相通的。

我将要进入的便是这么一个充盈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艺术世界，那一叠厚厚的书页，只要翻开，就会感到草原的浓烈气息迎面扑来，一页页读去，就仿佛置身于草原上特有的牛毛味、牛粪味和夜风传来的秋草味、奶茶香中，一个个崇尚正义、追求自由、勇敢、剽悍、善良、朗健的蒙古族人跳出书页，令你为之感动，并为他们各自的命运长久地思索，进而不禁去探寻这艺术世界的创造者的艺术轨迹，去探寻中国第一个有着无限艺术张力的草原文学世界……

那实在是一个迷人的世界。

草原一望无际，缓缓起伏着伸向天边。那里的天空深邃而低垂，那里的大地一遍遍吟唱“敕勒歌”，那里的刚烈汉子金戈铁骑、高举美酒、迎着阳光过日子。辽阔、雄浑、苍劲的风光，是无垠无邪的愿望，这便驰成人类一个独具异彩的民族——蒙古族。

本书的论主，就是来自这个英勇剽悍的民族；他，就是从这片绿色的风情中走出，映着成吉思汗弯弓劲射的英姿走向汉文化的草原之子。

六十二年前，当他“呱呱”落地之时，“玛拉沁夫”（蒙语，即牧人之子）成了他的名字，它负载着一对贫苦牧民的殷殷期望——希望他成为真正的牧民之子，成为茫茫草原的一只雄鹰。

六十二年后的今天，他的父母完全可以释然慰怀了。而我们在感谢这两位老人为人民养育了一位出色的蒙古族艺术家的同时，无一不感念文坛巨擘们诸如茅盾、老舍、丁玲等当年对他的奖掖和关心。前辈的热忱赢得了包括玛拉沁夫在内的后人的长久怀念；而他们的识力更为包括我们在内的世人称道。

玛拉沁夫没有辜负前辈的瞩望，他果然成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著名作家。他建树了多方面的文学业绩：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第一部）获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文艺评奖的文学一等奖；《活佛的故事》获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他创作了五部电影剧本，其中电影《草原上的人们》获中央文化部1953年故事片奖，《祖国啊，母亲》获1977—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至今他已创作百余篇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多篇散文被选入大、中学范文读本，他的短篇小说和散文结集出版的有《春的喜歌》、《花的草原》、《远方集》、《玛拉沁夫小说选》、《玛拉沁夫小说散文选》、《玛拉沁夫近作选》、《茶花集》等等。同时，他还率先提出了“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为建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和少数民族作家群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还曾多次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国访问，也曾以艺术团负责人身份赴非洲访问。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

德、罗、朝鲜、世界语等十余种文字传到国外，有的国家中还有专门研究他的创作的文艺评论家。

可以说，玛拉沁夫是一个较早，甚至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个反映蒙古族人民生活、并在全中国引起反响的蒙古族作家。他的作品开创并奠定了蒙古族文学的大草原风格，不仅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那就是他开拓了中国的草原文学（尤其是草原小说）的创作之路，他是披荆斩棘的拓荒者。

总之，面对茫茫草原，玛拉沁夫献上一颗热蓬蓬流泪流血的心。他从草原文化走向汉文化并在两者的交汇点上用作品创造了一个鲜活的草原世界，那是一个“有我之境”的草原，它联系着蒙古族人民的过去和现在，表现了草原翻天覆地的新生活，并始终保持着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他是用强烈的感情体验、理解、表现着草原，创造出浑厚雄阔的中国草原史诗。于是，这一切构成了他作品的“草原风格”。于是，他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卓然不群的蒙族作家的形象。他不愧于老舍先生“文坛千里马，慷慨创奇文”的鼓励，不愧于“玛拉沁夫”的名字。他是真正的草原之子。

披荆斩棘的拓荒者

一提到草原文学，我们很容易沉醉神迷于辽阔、广漠的俄罗斯文学之中。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契诃夫的《草原》、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托尔斯泰的《哥萨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是一份深厚质朴辽远的文学传统，这长河式的草原作品风格，不仅滚动着作家对草原对民族动情于衷的热爱、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入理解和表现，更熏冶出一代又一代独

领风骚的草原作品和草原作家。于是，这便有了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于是，这便有了承继和宏扬传统的诸如艾特玛托夫那样表现草原生活的当代劲旅。你看，艾特玛托夫的《永别了，古利萨雷》、《查密莉雅》等等，就流动着犹如草原般徐徐悠扬的优美旋律，他善于对广阔、粗犷的自然风光的描绘，感情尤为深厚感人，他那富有散文诗式的抒情格调和鲜明的民族色彩，具有对历史和人生的意义进行顽强探索的追求者的气度。他作品悠扬的旋律、力的美感、深厚的情感正表现出俄苏草原文学传统的深广影响力和永恒魅力。

人类的文化，便是如此在代代相传和光大中走向文明和辉煌的。

而早涉社会早涉文坛的玛拉沁夫，在内蒙古解放时还不满 20 岁，他在以难以想象的刻苦克服了原来只懂蒙文不懂汉语的缺陷后，强烈地产生了一个执着的愿望：即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自己的蒙古族同胞。然而，怎样反映内蒙草原？这成为了年轻的玛拉沁夫很长一段时间的最大苦恼。

可以说，在玛拉沁夫之前，中国没有草原小说。曾有的蒙古族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是蒙古族具有进步民主主义思想的贵族文学，还不是蒙古族人民的文学。于是，玛拉沁夫把自己的文学视野倾注于俄罗斯的草原文学中了。然而俄罗斯的草原和民族与我们的草原和民族不同，那如何用他们的桥梁走到蒙古族的草原呢？

玛拉沁夫最终成功了，那是他在刻苦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和汉文化的同时，深扎自己民族文化的土壤，以强烈的感情体验、理解和表现着本民族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完成了一个作家从学习借鉴到创造独立自主文学世界的过程，从而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地位。

荣格的“原型”理论告诉我们，人类祖先的经验不断重复，在种族的心灵上形成了具有一座思维模式与感情模式的“原始意象”，它们存在于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并且世代承袭。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在个人行为中起着动力作用，而作为蒙古族个体的作家玛拉沁夫在创作中自然要受到民族心理的制约，尤其是这种制约又是来自于作家自觉的清醒的遵循，因而，扎根于足下生活的玛拉沁夫就不可能不忠实于足下的草原风情、足下的蒙古族气派，从而创造了一系列的独具色彩的中国草原小说。

解放初期的中国文坛，已活跃着许多各具风采的文学流派，诸如白洋淀派、山药蛋派、岭南派、秦川派等，中国草原小说的创立，无疑为中国当代文学添写了一笔华彩。

内蒙古的解放，标志着内蒙草原历史上从所未有的一个新世界的诞生，牧民们已不再是这片土地的奴隶，而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人，而从真正意义上获得了这块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他们经过了怎样殊死的艰难的斗争历程？获得新生后他们又是怎样对旧制度旧传统决战的？怎样保护和建设自己的新的家园的？这是短时间里内蒙草原一次根本性的变革时代。玛拉沁夫是这股时代激流的参与者和搏浪者。他首先推出的是《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它非常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和歌颂了内蒙古人民的现实生活与斗争，他们保卫着丰美的祖国大草原，保卫着健壮的牧群，他们开始创造着美好的幸福生活。谁要来破坏他们，只有碰得头破血流。这实在是当时内蒙草原现实的一个缩影。于是，《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成为了我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并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玛拉沁夫也为少数民族作家如何在吸取民间文学艺术养料的基础上，又不受固有的民间文学框架的

束缚而闯出一条新路。这篇小说也就成为了中国草原文学的拓荒作，它率先将我们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带进了一个新的层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此，确立了玛拉沁夫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历史性地位与作用。只是，这四十多年的当代中国文学史忽略了这篇小说及其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所立下的不可抹去的一笔。

接着，玛拉沁夫又信心百倍地推出了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和《花的草原》等一系列草原小说。那是一组内蒙草原人民青春的颂歌和花的诗歌。尤其是《花的草原》已少了《春的喜歌》中有平铺直叙、就事论事的幼稚，而把小说的画面和形象带进了较高的艺术意境了，这充分显示出玛拉沁夫横溢的艺术才华和匠心。尤其是《花的草原》、《歌声》、《琴声》、《路》、《迷路》都相当精短优美，那简直就是一首诗、一首歌，那悠扬悦耳的音乐幻觉和色彩明丽的画面似乎让你感到拥有了整个草原世界。这份浓郁的抒情性，热腾腾地领着读者饱览了一番草原风情：草美、花美、歌美、人更美。那生动的形象，浓浓的民族风情，鲜活的民族语言，就以铺天盖地的艺术魅力宣告中国草原小说的形成！

与此同时，玛拉沁夫还写了不少反映草原的散文、报告文学，正如他所说的“我的作品题材比较广泛，但主要笔墨都用在描绘草原生活上。草原永远是我心中的诗”。（《茫茫的草原》1992年版“文学小传”）。

尤其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的发表，以及后来推出的《青青大草滩》、《活佛的故事》等系列草原哲理小说就标志着中国草原小说的成熟。可见，是玛拉沁夫开创了中国草原文学的先河。

同时，与玛拉沁夫相呼应，并以此形成中国草原文学流派